

北京警方抓获12名号贩子 并成立专案组

到底是谁在给“号贩子”撑腰？



这名一直挡在挂号处的号贩子(最右穿花衣服的女子)称,最近挂号要加价。

针对日前有群众反映北京市广安门中医院号贩子情况,28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情况通报。

通报称,2016年1月19日7时许,北京市西城分局广安门内派出所接一群众反映广安门中医院号贩子情况的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并开展工作。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治安总队会同西城分局连续开展工作,先后在广安门中医院、协和医院、宣武医院抓获号贩子12名。期间,1月25日清晨,民警在广安门中医院抓获号贩子7名,其中作拘留处理4名。目前,针对广安门中医院号贩子问题,北京市公安局相关部门已成立专案组,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与卫生等部门密切协作,对号贩子等违法行为组织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全力为群众营造和谐安定的就诊环境。

>>医院回应

广安门中医院: 无保安参与倒号行为

为何女孩忽然这样情绪失控,言辞激烈地讨伐号贩子的行为?一名目击者告诉记者,早在事发前一天,女孩就跟号贩子有过一次冲突。女孩怒斥号贩子,结果被号贩子摔坏了手机。

另一名目击者吴林(化名)告诉记者,其当时距离女孩只有1米远,排在女孩后面,清楚地看到了事发经过。“女孩确实站在一个售票窗口队伍第三个的位置,当时她上前,挂号室工作人员跟她说没号了,她就退出来了。但她退出来后,发现旁边那队里,比她位置靠后的一个人随后却排到了周医生的专家号。”吴林称,女孩这时候有些生气,所以才去拉拉号室的门。“后来保安把她拦出来了,随后女孩报了警。”

对于此事,医院保安有没有参与其中呢?26日,北京市广安门中医院曾发布关于“女孩痛斥号贩子视频”的情况说明。

声明中称,“1月19日,视频中的女患者未挂上脾胃病科专家号,提出异议,并拨打110报警,为不影响正常医疗秩序和其他患者就诊,我院工作人员即为其安排其他专家处就医,该患者就诊后自行离开。”

声明中表示,经医院初步调查,此次事件无保安

参与倒号的行为及证据。此外,声明中补充说,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最终结论以警方调查核实为准。

>>记者调查

医院“号贩子” 到底是谁在给他们撑腰?

昨天记者在暗访中发现,虽然最近社会各界都在谴责、打击医院号贩子,但记者仍在北京同仁医院西区遇到了他们。“无论你几点来,前面的位置都是我们的,不信你可以试试。”

据“号贩子”介绍,买一般专家的号收300元至500元的“服务费”,买知名专家的号,服务费收2500元。记者从贴在医院墙上的价目表看到,这位医生的特需门诊挂号费为500元。

“号贩子”透露挂号玄机: 提前三个月就能挂

26日上午十点左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挂号大厅人头攒动,大厅显示屏显示专家号大多“已满”或“停诊”。据了解,儿科一位专家一周出诊两天,一天可以接五个号,提前预约也很难挂上,可谓“一号难求”。

于是记者向门口的一位安保人员咨询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迅速拿到专家号,该人员给了记者一个联系方式,声称可以找他挂号。另一位安保人员也“热心”地给记者提供了类似的联系方式,并嘱咐“我可什么都没有说,你们不要外传。”时至中午,安保人员介绍的“号贩子”打来电话,声称:“想要谁的号,只要医生出诊就可以搞到。”记者指定了一位儿科神经内科专家周五上午的特需号,该号贩子说只要有孩子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再给他300元,今天就能挂上号。

当记者持续追问他手中大量号源从何而来时,“号贩子”透露:“你们挂不到是因为不知道放号的程序,医院有些专家号提前三个月就能挂。”

记者在医院官网证实,电话、网络、窗口及诊间预约周期为3个月。至于怎么避开实名制预约的规定,让提前预约的票转到买家名下,号贩子闭口不答。

盘点“号贩子”拿号的三种方式:其一,网上囤号。因为多数医院的网络挂号平台并未与公安部门的身份证系统联网,实名制成了“伪实名”。一些“黄牛”利用已有身份证件甚至编造虚假身份信息,先将线上号源“秒杀”囤积,找到买家后取消原有预约,再立刻用患者真实姓名补占。其二,倒卖占位。不少“号贩子”在医院专职蹲点,常年占据排队挂号的“队首”位置,甚至暴力干扰患者正常挂号。其三,获取医院内部号源。就此而言,前两者并不需要有医院的关系。而多数号源正是通过前两种途径,倒卖出去的。

谁在给“号贩子”撑腰? 如何杜绝“号贩子”现象?

真正给“号贩子”撑腰的,一则是挂号流程上存在的技术性漏洞,二则是惩处方式上的法律漏洞。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全国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分级诊疗制度尚未普及,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医院成了“全国看病中心”,无论病情轻重,患者都迷信到“大医院”就诊,过度医疗也造成了大医院“一号难求”的现状,变异成滋生“号贩子”的土壤。

个别医院内部确实存在人情诊疗的现象,但因此把“号贩子”的猖獗全部归因于医院并不客观。要想彻底打掉“号贩子”的饭碗,还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逐一入手,各个击破。堵住技术漏洞,让实名制就医“名副其实”;及时修法,让倒卖医院号源者入刑,增强法律威慑力;推广分级诊疗制度,均衡优质医疗资源,让更多的患者无须千里奔赴“北上广深”才能就医。

据新华社、央视、《北京青年报》

【又见陪酒死】

男子陪领导喝酒身亡 酒桌上多人被诉

2015年1月9日晚,广西隆安县储备粮管理公司负责人陈敏与当地粮食局局长雷某某、政协副主席陆某某等人喝酒,返回家中后身亡。日前,陈敏妻子陆玉花将参与酒局的4名公务人员诉至隆安县人民法院,今年1月14日,法院受理此案。28日下午,记者从隆安县纪委获悉,目前,纪委方面已介入调查此事。

据陈敏妻子陆玉花回忆,2015年1月9日下午3时许,陈敏曾致电称,因设宴款待武鸣粮食局李某某等人,不回家吃晚餐了。直至当晚10时6分,陈敏醉醺醺返回家中,自称在当地电力大厦喝了46度的酒,喝多了感到难受,此后没过多久即不省人事,后离世。

家属提供的菜单单据显示,该顿饭共花费905元,其中酒水419元,含酸梅酒1瓶,珍品二锅头4瓶。

“他身体一直非常健康,没有任何住院病史。”陆玉花表示,由于陈敏在粮食系统内,服从粮食局领导的安排,接待友邻县领导,不胜酒力身亡,同行赴宴多人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遂将隆安县粮食局局长雷某某、政协副主席陆某某、政协干部林某,武鸣县粮食局李某某诉上法庭。1月14日,隆安县人民法院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受理该起生命权纠纷案件。

昨日下午,当日曾参加酒宴的政协副主席陆某某告诉记者,他在事发当日下午3时许接到陈敏电话,对方在电话中称,以个人名义请客去电力大厦吃饭。此后,他于晚7时赴宴,雷某某、林某、李某某和陈敏等6人已经到场,“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另外两个人不认识。”

他回忆,当日除1人由于开车无法饮酒外,剩下6人共喝了3瓶酒左右,饭局到八点半左右散去,此后就各自回家。

隆安县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纪委方面确实在调查此事。但由于该案涉及的领导比较多,“有的是县管干部,有的是市管干部”,而且死者过世后未进行尸检,给调查增加了难度。目前,纪委仍在进一步调查。 据《新京报》

村官陪领导喝酒死亡 参与喝酒者免职

1月26日中午,湖南岳阳县移民局副局长高某等几位领导在月田镇稻田村支书何列章家用餐;酒后,何列章在家中睡下,当晚被家人发现不对劲,送医后被确认已经死亡。

岳阳县委宣传部27日称,当天吃饭时,何某(何列章)提出喝点白酒,在场人都提出中餐不能饮酒,都不同意,何某的白酒被人几次拿掉,并不同意喝酒;但何某发气(发怒)坚持要喝,开车的提出不能喝,李某(镇人大主席)也提出下午有事不能喝,其余人分别倒了点白酒;晚上十点左右何某被送到月田镇卫生院抢救,医生当场宣布其已经死亡;家属疑何某是突发脑溢血导致死亡。

1月28日上午,岳阳市网络文化建设管理中心官方微博就此事发布通报称,岳阳县纪委迅速成立专案组介入调查,现已初步查明:

1月26日上午,县移民局副局长高某、付某、工程股股长杨某到月田镇检查移民后扶项目工程实施情况,月田镇人大主席李某陪同。中午,4人在稻田村支部书记何某家就餐,稻田村干部黄某参加,高某、黄某、何某参与饮酒。晚上十点左右何某被送月田镇卫生院抢救,医生当场宣布其已经死亡。

目前,县纪委已决定对参与喝酒的高某、黄某先免职再查处,同时对现场违纪行为劝阻不到位的李某、付某、杨某立案调查,并就移民局、月田镇因“两个责任”落实不力进行调查追责,何某的死亡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案件的最终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星报综合